

文

通

文通卷二十四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人物

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其惡可誠其善足傳死之日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自尚書知遠跡通綱羅歷代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閔天若斯人者或縱暴滔天或累仁絕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

行事三傳並作、史道敦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
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寧戚田穰、並
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
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
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子長之著史
記也、馳驚古今、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盡
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龔
鮒之甚乎、旣而孟堅漢書、牢籠一代、亦云備矣、其間
若薄昭楊僕顏驄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

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楊干。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遺而不編。斯亦綱漏吞舟矣。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酌。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

至如張禕陰受君命將賊零陵乃宗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麇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已來四百餘年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卽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旣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

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
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按其鄙事。聚而
爲錄。不其穢乎。斗宵之才。何足筭也。若漢傳之有傳
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愷。
若斯數子者。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
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課虛成有。不亦煩乎。燕石
妄珍。齊竽混吹者。可不慎哉。

俗士不可爲史

經

高王經

俗士之爲史官。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爲南史也。稱宋武北侵。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復稱盧景裕者。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者。亦夢沙門誨之。課經臨刑。刀刃爲折。及反訊之。則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頃見載記言徐義之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每切鄙之。夫以二經具在。偏袒之徒。莫不攘是說以

盪愚俗。愚俗流通。信而不返。然而冒法之徒。臨刑墾誦者。比比竟不聞前效之一見。豈李將軍射虎難再效。耶。抑當時實無是事。而記者無識以絀之邪。不然則亦齊梁之際。一時天地間有此氛侵。欲肆行於天下。適茲二子天命未訖。故山鬼得託爲靈響。以驅一世於杳昏之地。爾延壽等輒爾特書。可謂無識矣。大抵此等皆小人之倡之。世之小人。愚暗無識。貪於欲得而輕於冒法。及觸憲綱。又無計以自釋。惟起倖心。冀空飛而隙竄。是故易以誑惑。一有誑之。則牢結胸。

次而不可破矣。請以鄭伯有晉申生楚成王之事明之。方伯有之報帶段也。通國恐矣。然伯有之出。乃子皙攻之。而後段始伐焉。使其報怨。必不先段而後。哲今也不哲之報。而急殺段。亦昧所輕重矣。此蓋人心之疑伯有者。久而致之。然爾夫以申生能報公之改葬。而曷不能報譖殺已之驪姬。楚成王能使臣之改謚。而顧不能報親殺已之太子。其昧亦甚矣。且將以爲強魄邪。則三十六弑君。不聞報其臣以爲忠亮邪。則比干。子胥。不聞報其君。由此觀之。玄謨景裕。事可

知矣。雖然以左氏猶未免俗。則碌碌延壽者。復何齒邪。或曰延壽之書。固有誦孝經而獲應者。斯又周矣。孝經之作。豈亦世俗妄爲鬼神出沒之書邪。梁使王固聘魏。魏開之晏。網設昆明。固以佛語咒之。一鱗莫獲。斯特一時巫祝小術。世固有之。此何足道。而固以爲異耶。乃若宋如周以不信佛經而面陋長之類。又何等俗語。延壽真狐塲兔落之俚儒也。

鑒識

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是以三王受謗。值魯連而獲申。五霸擅名。逢孔宣而見詆。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焉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哉。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而竟不列于學官。公穀理僻言野。私淑才劣。爲世所推。王充著書。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劣固而優遷。他如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豈謂濬發于明心。受嗤于拙目耶。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

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異同文舉
逸等公幹含章如子雲飛藻類長卿此乃綺揚繡合
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雖然廢興時也窮達
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
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盡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歿
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辨識

劉子玄曰。史之爲務。厥途有三。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上也。編次勸戒。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下也。三者苟闕。夫何爲哉。昔魯叟不獲三桓之勢。龍門無假七貴之權。而近來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代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夫才非河獻。識異淮南。欲重而彌輕。旣而齊撰國史。和士開惣知。唐修本草。

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爲南董之前。周勃張
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若直如南史才如馬遷。
精懃如楊子雲。諳識如應仲遠。督彼群木。藉爲模楷。
可矣。今之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
步。坐嘯畫諾。凡所引進。或以勢利升。或以干祈擢。遂
使江左以不樂爲謠。洛中以不閑爲說。言之可爲笑。
歎也。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爲吏也。而術
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
不習於經典。負乘致寇。悔矣。旋生五尺童子。猶調笑。

矣。唯修史則不然。或卒歲無述。而人莫之知。或輕弄
筆端。而人莫之見。地處禁中。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
以藏愚。綉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中威。所不能及。斯
固素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昔丘明之修傳也。以
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
自家庭。陳壽之爲志也。創于私室。立言垂後。何必身
居解宇。跡叅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退
居清淨。杜門不出。成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
狀。評議得失者哉。

不語

路史曰見備而知後世之有。狗覩攝而知後世之有。纂聖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懼後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亂。不語此古者。史氏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意。于履常蹈正者。率致其略。而于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張騫之遠使。衛霍之鏖兵。石虎齊昏。隋煬之奢靡。幽靈呂武。羣后之污穢。石顯楊素。李林甫之姦回。卓布巢泚。安祿山之階禍。與夫莽不懿。裕梁全忠之漸。

通每切諄復。惟恐或逸。蓋以淫亂之事。利于騁辭。而不知中人以下。實衆。而聞見之易于溺人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慮哉。

品藻

夫薰蕕不同器，梟鷙不比翼。而世之稱悖逆者，輒云商、冑論忠順者，類曰伊、霍。彼徒以厥跡相符，不必差肩步武。自遷固作傳，品彙相從，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用此爲斷，粗得其倫，亦有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蓋史官之責也。班書古今人表，分三科，定九等，言亦高矣。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于他子，難爲等倫。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折中罔聞焉。楚王

過鄧。三甥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
下愚之上。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
善。如謂不忍亂謀。失權加罪。三甥固見機而作。決在
未萌。自當寘諸雲漢。何乃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
下流而已哉。其敘晉臣舟之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
會爲下。述燕客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
或珍瓊甌而賤璠璣。或策駑駘而捨騏驎。江充息夫。
躬禍延儲后。毒及忠良。過於石顯遠矣。而敘之不列。
奸凶楊王孫狂狷之徒。而與朱雲同列。諸如此繆。其

累實多。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考其輕生同於古治。殉節異於曹娥。而輒與貞烈爲伍。稽康高士傳。顏回遠瑗。獨不見書。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楊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也。近代史臣所書。往往而然。如陽瓚効節邊城。其劉卜之徒歟。而沈氏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珎砥節礪行。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頗文章不足。武藝居多。首階逆亂。撰隋史者。不

能與臯感並列。卽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吉士爲伍。豈其類乎。光武受誤於龐萌。曹公見欺於徐邈。列在方書。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答。而作者不能使善惡區分。誰之責歟。夫能申藻鏡區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懲勸永肅。激揚不朽。乃稱人倫之鑒哉。

忤時

劉子玄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徽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纂、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願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

可五不

言矜其費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以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

我明尤甚

二

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關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訟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

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閤。齟齬。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王闕。斯竝曩時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

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揚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切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銘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竝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

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
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
實多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
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
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
尚書牛弘嘗問之聞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
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鄙
宗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
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僕旣功虧刻鵠筆

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唯明公足下
哀而許之。

文通卷之二十五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才略

文心曰。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皐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竝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縟錦之肆。遠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

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
美秀而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
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
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
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儔矣。荀況
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
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
穎。陵軼飛兔。議據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
陽之上書。膏潤于筆。氣形于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

史而麗縹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
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獲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
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
密巧爲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
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
而辭豎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
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于諷論不及麗文也
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言自序亦蚌病成珠
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

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壁產於崑岡、亦難得而
踰本矣。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實踵武、龍世厥風者
矣。杜篤賈逵、亦有聲于文跡、其爲才也。崔傳之末流
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隄、垂翼不飛。馬融
鴻儒、思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
而綵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
乘之遺術歟。張衡通瞻、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
望、是則竹栢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
之奏議、肯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

何遺
老曹

氣盛于爲筆、禍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于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儻、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

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琅以符檄、
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
以得文、路粹揚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
述之美、有足算焉。劉邵趙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
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
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
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鵠鵠寓、
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
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

於西征賈餘於哀諫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
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剛練以識檢亂故
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踈通摯
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
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幹之實才
非羣華之華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
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于長篇季鷹辨切于短韻各
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
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湛情發而理昭亦遇之

于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
僊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
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
千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
彩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
以矩步故論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
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
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
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

必以元卦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
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
貴平時也。

程器

劉彥和曰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詞人務華葉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類不獲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泚之不貫吁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誦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惘以麤疎丁儀貪

武

賤職
下位
可云
類乎

婪以乞貨。路粹舖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傳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狼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于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汚黠。絳灌之讒嫉。汙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我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鬻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我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潯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

安得
兼資
之士

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
殊用自非上摭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
以職卑多誦此江河以騰湧洎流所以寸折者也名
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
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
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彼揚馬之
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
勳庸有聲故文執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
武之術左右惟宜卻縠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

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綳中。散采以彪外。梗枿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浮詞

史通曰。夫人樞機之發。聲塵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叙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歛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父裁經。

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傳
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于片
言是非由于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
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慎遂令後之覽者
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
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
行伐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
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
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

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情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立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殊，錯

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

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仰惟秦
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
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
得回庾言贈其詩曰號亡垂棘滅齊平寶鼎歸陳周
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叟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
來其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
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
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
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令德棻是也心挾

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斯皆鑒裁非遠智
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
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
才蕪者須數句而方浹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
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
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爲二叟
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
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採摭古意而廣足新
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

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鳬脰雖短、
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返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
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剪裁浮詞、撮其機要、故
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
失是非、孰能判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
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指瑕

文心曰。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古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

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誅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原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實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

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
 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
 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
 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
 人美辭以爲已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
 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
 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
 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薛綜謬注謂之闔尹是不聞
 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

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駟、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筌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淪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櫟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客作

唐書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何常之會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太宗怪其能以問何對曰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之未至遣使趣者數輩與語甚悅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疋

北史邢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於時袁翻祖瑩文筆先達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

顏厚

文淵

卷十五

客作

十四

事賓食。翻與邵俱在座。翻意主人托已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表章。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文人以技相憎忌如此。客作二字。初見吳志焦先傳。乃更見於是。陳用揚曰。予與宋仲石入覲途中。切被相黜。予謂二字甚古。但恍惚記所出。應聲輒啞。卒爲所困。今竟得之。時在山東。宋官山西。恨不卽蹂碎大行也。

感慨
纏綿
令人
欲淚

知音

劉勰曰。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旣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屑舌。

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麀。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睞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麀。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

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凡操十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嶽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

樂

以入情。泐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目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惟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惟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益聞蘭爲國香。服媚彌。

芬。書亦國華。翫澤士乃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文通卷之二十六

明黃岡朱荃宰一父著

解經不可牽強

張橫渠曰。置心平易。始知詩。余謂讀六經之書。皆然。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解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用解經。而理自明。孟子謂民之秉彝。句亦如此。

河圖洛書之數

知龍圖授羲之說然後可以究河圖之宗知左旋右轉之說然後可以定河圖之次知金火易位之說然後可以論河圖之變夫天不愛道始有龍馬之祥地不愛寶始出滎河之瑞豈非河圖之宗乎一三七九逆左循環二四六八順右森布豈非河圖之次乎四九宜西而不居西二七宜南而不居南又豈非河圖之變乎故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陳希夷卽此圖之正印也

自後世株守拘攣之習。津迷象數之塗。或以爲不用
十數。或以爲不言成數。是皆未知河圖之太極也。蓋
圖有太極。渾淪於中。數之五。若以五而推。則九上一
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圖雖不言十。而十
數隱於其中矣。一與五爲六。水成也。三與五爲八。木
成也。四與五爲九。金成也。二與五爲七。火成也。圖雖
不言成。而成數行乎其間矣。然則河圖妙致。真可與
識者道。莫爲俗人言也。是故乾用九。坤用六。得十。五
數也。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亦得十。五數也。合而言之。

凡四十五此則河圖正數發露於大易也一五行二
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爲十數五皇極六三德七稽
疑八庶徵是爲三十六數以次九而足之凡有四十
五數此則河圖本數敷演於洛書也天數奇而虛五
是爲二十地數偶而虛五是爲二十五合而計之亦
四十五此則河圖虛數分布於大衍也故嘗因是而
爲之說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謂河圖者缺地十
土之成數也所謂洛書者增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
大衍者缺天五土之生數也要之大衍之五十卽洛

書之四十。五洛書之四十。五卽河圖之五十。五也。

先后天合一圖說

朱楓林曰先天八卦圖方位以畫卦橫圖中斷之升乾降坤左順右逆規而圓之其卦畫之對待法象之配合純出於自然人所可知若後天八卦圖方位則古初所以制作自然之法象有不易知者後人不過卽其已然之迹說卦之所已陳者而用之唯朱子言後天卦位某嘗以卦畫推求縱橫反覆竟不得其安排之意又曰以卦畫言之震以一陽居下兌以一陰居上故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居中故

相對但不知四隅之卦却如此對何也噫吾朱子推求之於卦畫其古初所以制作自然之法象歟愚請述平日一得之愚以成儒先之意蓋後天八卦方位因先天方位卦畫自然之對取用於交易而已初無他意義也卦畫之對乾三陽與坤三陰一對也坎中陽與離中陰一對也震初陽與兌末陰一對也艮末陽與巽初陰一對也此四對者造化自然之法象而先天後天之所同也先天方位乾尊於南陽畫多於上陰畫多於下故乾坤相對於南北離坎相對於東

西兌震相對於東南東北巽艮相對於西南西北八
卦四對。離坎橫而六卦縱。邵子曰乾坤定上下之位
坎離列左右之門是也。此造化之體也。後天則因其
定位之體以著其交易之用焉。定位者尊卑貴賤之
體。故卦之純氣中氣居四正。偏雜居四隅。交易者升
降往來之用。故卦之交者居四正。不交者居四隅。故
後天方位震用於東。陽卦降而下。陰卦升於上。故震
兌相對於東西。離坎相對於南北。巽艮相對於東南
東北。坤乾相對於西南西北。八卦四對。震兌橫而六

卦縱邵子曰至我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旣濟也。又曰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艮巽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居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居不用之位也。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天地之用也。邵子此三條之說已深得後天方位之旨。但卦畫自然之對在先後天方位皆一橫三縱。邵子論後天震兌橫而六卦縱是矣。而其論先天者猶未歸一。乃云乾坤縱而六子橫。故後人惑焉。朱子

精

推求後天卦畫相對。既得之於震兌離坎矣。而未能推之以通其餘。蓋因不知三縱一橫之相對。而直以交午對角求之。故此義未徹。如月之將望。而猶有一分之未圓。而有待於後人也。如此。○先天八卦除乾坤坎離以純氣中氣居四正卦位。外四隅四卦必兩縱相對。則不特陰陽相對。又且長少相對。然後二卦合而爲純氣中氣。而造化進退升降自然交互之法象具焉。若以交午射角取對。則震巽皆一索之長男。女艮兌皆三索之少男女。陰陽相對。雖可以合爲純。

氣而長少不對。不可以合爲中。氣若六子橫取爲對。則巽兌皆女。而震艮皆男。長少雖對。而陰陽不對。其非是尤可知也。此論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交午言象處。並行不悖。因論卦對縱橫之妙理。而索言之。

四家詩

齊魯燕趙四詩。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証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當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貢。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眾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

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敘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貢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証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傳。無存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十篇而已。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於周衰。以次商頌作

於宋襄公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
合此所以毛詩獨存于世

論古文今文尙書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徧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

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辯、他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

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較伏生本、酒誥亾簡一、召誥亾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摯、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

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

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
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
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
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
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由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
繹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
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
不可忽哉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
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

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
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
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瀝短刀何足云詳
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
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
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
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而今世經書往往有外
國本云

辨詩敘不可廢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敘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

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缺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

者必其敘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敘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敘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敘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敘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敘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寔之迹後人讀

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其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朋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決。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

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局局。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敘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敘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敘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

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耳。夫使敘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此與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譽。阮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敘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敘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綠衣之兩義並存。則

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
淺。則敘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翫
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
三百五篇之有敘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敘
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摭述而不作。
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敘之尤
不可廢也。

春秋左氏傳別行

李本寧曰、孔穎達言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石經書公羊傳無經文、服虔題左氏傳解註、不題春秋、春秋經題也、左氏傳傳題也、杜預作經傳集解釋例、以春秋此書大名、因冠春秋其上、又曰馬融爲周禮註、欲省學者兩讀、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然則杜預之合經傳也、殆倣之馬融乎、魯國故有春秋、孔子筆削之以存王迹、左氏身爲史官、博綜羣籍、蒐合二百四十年列國之事、爲傳三十篇、要以自成

以別
行也

一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春秋云耳孔子書自名
春秋後人名春秋以經非孔子舊名也左氏書自名
傳後人名以春秋傳非左氏舊名也其書或有傳無
經或有經無傳或本事先或應事後而間引孔子春
秋書法及居常所評騰語麗之其意不專釋經其體
合如是耳公羊穀梁則專釋經者故有一定凡例有
互相問答日月爵邑名氏皆以爲褒貶所關遂令孔
子微言大義刻類文致晦類隱語矣漢興表章經學
置五經博士諸儒以公穀釋經列學官而左氏以不

釋經見紂。劉歆謂左氏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非若公穀傳聞於七十二弟子之後也。此以三傳原委定其得失，最爲正論。杜預因左氏親見孔子，而取傳與經分年相附，執公穀之法，以求左氏傳，遂多牽合附會之病。蓋篤於崇信，而反乖其本指。安在有功左氏也？當預書成時，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廣，故亦孤行，則經傳別行。杜預後尚有然者，並行而不悖，使孔子春秋不以左氏一

人一言一事之失而起疑端使左氏不以釋經之故而開罪於經寧直全左氏亦所以尊孔子也漢以後諸君子而達此註疏訓詁家何至紛紛若聚訟乎

春秋正旨

或問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

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威作福。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齊鄭等之僭公。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

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也。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

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

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
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
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
命矣。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
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
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
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
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

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
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
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
續接成周之命脉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
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
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
子事。猶今人稱我。

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
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

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卽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卽有取焉。而不

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
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於桓文
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爲
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
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
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
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
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
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

正非夏

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驚蟄舟楫旣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

辯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人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

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托。故托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曰天子之事。何獨託之魯史。蘇氏

云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
罰故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
周之東遷也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
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
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言亦有當歟
曰此曲說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蓋
傷之焉而况以天子之權假之乎蓋春秋明天子之
權非以假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還諸天子非以
天子之權與魯也韓宣子適楚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當時列國各有史。其在西周。天下尊王。國史所紀者。莫非王事。至是既不尊王。則亦不知有王事矣。而史之所紀。固皆其自行制度。無復周之典禮矣。今列國之史。雖不可見。而國語猶存。其畧如左氏傳敘晉楚之事爲詳。然語多張詡。其於亂法于紀。非惟不知爲罪。反厚自矜。大此必孟子所謂乘及櫛杙之說也。而其他槩可知已。惟魯史尚存周制。一二文有足徵。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舊。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

事。夫何嘗以假魯也。曰葬成風王不稱天罰。且加於天子矣。乃何爲周天子事。曰此傳者之謬也。且如魯桓篡弑之賊也。其公則僭稱也。孔子以宗國君臣之義。乃於篡弑之賊。尚不敢改其僭稱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魯桓王。其本稱也。何如僭公。其事則葬成風也。何如篡弑。而乃於此特加削罰。豈其君臣之義。於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國之君者歟。然則何以不稱天。曰聖人立言。取諸大義。非若後世比對於一字之間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隨便而言。無異同也。

猶之。今人有稱奉。聖旨者。焉有稱奉旨者。焉亦隨
便而言。無異同也。若以王不稱天。爲有所削罰。豈亦
以旨不稱聖者。爲有所削罰歟。曰。葬成風。無貶乎。曰。
何爲其無貶也。以天子之尊。而會葬諸侯之妾。是冠
履倒置。紀法掃地甚矣。只據事直書。所貶自見。固不
在乎王。之天與不天也。且仲子事與成風同於成風。
書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於仲子。書曰。天王使宰咺來
歸賵。在此則王不稱天。而召伯稱爵。豈其罪在王不
在伯歟。在彼則王稱天。而宰咺稱名。豈其罪在宰不

在王歟。且狩於河陽。是何理也。而稱天王。使毛伯來錫命。使家父來求車。是何理也。而皆稱天王。又毛伯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歟。故知春秋之大旨。固自有在。非惟不繫乎王之天與不天。而或書名。或書字。亦非必有意乎其間也。二百四十餘年。王朝列國諸臣。其名其字。安得必可攷知。或亦只據魯史舊文書之耳。曰春秋既有褒貶天子之事。又非孔子自行。則褒貶者誰。曰文武之褒貶之也。何謂文武褒貶之也。曰天下有聖賢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

孔子準之以作春秋其所書善者固文武所是者也
所賞者也是卽所謂褒也其所書惡者固文武所非
者也所罰者也是卽所謂貶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
道與法則春秋所書褒貶自見正不必求其義於一
字之間也後儒不能明文武之道與法乃徒求其義
於一字之間不惟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也乃又不能
虛心平氣而以謂聖人所作之經其義當不止如此
而已也而又過爲深求之於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
之意愈遠矣譬之法律然有明於法律者見書殺人

卽曰其罪當死不必更求其書殺之謂何也彼不知法律者不知罪所抵也乃徒深求夫書殺之義謂何而強爲之解則其去法律遠矣曰筆則筆削則削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卽所謂筆也如齊侯鄭伯皆稱公其赴報之書皆公也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齊公則削而爲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於鄭公則削

而爲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卽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篡弑。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爲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爲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爲侯。止可爲子歟。夫大惡魯桓也。於大惡者。曾去其僭稱之公否乎。

而顧於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於大惡者。曾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於朝之者。降而爲子。抑何舛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緣其曾高以上之曾祖。有朝魯桓之事。遂與二百年間。皆稱爲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薛侯爵魯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

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且有王者起在。

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將無與曰修則孔子修之事則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於自敘。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蕩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於自敘。亦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也。且宣公時書公如齊。後卽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歸濟西田者由公。

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
益於邾後卽書曰齊人歸謹及闡是歸謹及闡者由
歸益於邾也使不歸益於邾固不歸也茲書曰及齊
平公會齊侯於夾谷後卽書曰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田是歸鄆謹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
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謹龜陰田爲
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謹及闡者又
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

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嘻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曰獲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於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撥亂世反之。

正是萬代之綱常也。而何與於麟？若曰：感麟而作，則使麟終不出。春秋固不作歟？使麟出於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間，春秋固遂止此歟？固知其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則安知麟之所出？瑞爲已歟？且後世亦每有麟焉，豈亦皆聖經之應歟？固又知其不然也。曰：王通不云乎？春秋以天道終，故止於獲麟。非歟？曰：天道遠，人道邇。春秋修人事，不言瑞應，蓋不以茫昧不可知者參乎人事之間，以惑人也。而况可以瑞應神其書乎？以瑞應神其書，少知道者不爲而

南山
研白
石欄

謂聖人爲之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思鳳鳥河圖。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時物。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不至圖不出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至河圖出猶夫思也。譬如堯之世無河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兪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然則

終於獲麟。謂何曰：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越歲而孔子沒。則魯史之脩。宜止於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卽直書之而已。固非取義於麟也。聖人不語怪神。其言其事如日月之在天。而人無不仰之者。夫豈以茫昧不可知者。而符已之事爲若是誕乎。且麟一獸耳。與人理無與。亦何足爲聖經輕重也。後人不知重聖人。而以聖人借重於麟。不知重聖人之春秋。而以春秋借重於麟。至亦惑矣。故謂經感於麟。是聖人經世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於經。是

術家者流。幻妄之說。何誣經之深也。皆無得乎聖人之道者也。曰。反袂拭面曰。吾道窮矣。有諸。曰。此又誣聖人之甚者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何乃反袂拭面。稱吾道窮至是乎。且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亦豈必俟獲麟始知而泣乎。杜預云。亦無取焉。蓋邪說當闢。詎止無取已也。曰。然則麟不足爲瑞歟。曰。瑞應之事。有。道者不言。謂其理之不可詳也。昔嘉靖己酉三月。鄭州生麟。予適過鄭。親見之。越歲。予門人王從諾氏家生麟。邑

人皆見之。然迄無所應。則麟雖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卽有之。亦麟其所麟而已。誠何與於聖人之經也。曰韓子云。麟不待聖人而出。謂之不祥。亦宜然乎。曰此亦曲說也。彼其必以麟爲聖人之瑞也。然固有不得聖人而出者焉。求其說而不得。則從而爲之。辭耳。殊不知聖人之世。亦有無麟者焉。非聖人之世。亦有有麟者焉。非必謂聖人之瑞也。以麟不待聖人而出爲不祥。猶夫以桓宣書有年爲記異。理無可據者矣。曰記異之說。亦非歟。曰祥則書之爲祥。異則書

之爲異。乃直筆也。今旣書有年大有年矣。而意則以爲記異。聖人固不若是詭也。且胡氏之說曰。二君得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是反常也。先儒說經者。多列於瑞慶之門。至程氏發明與旨。然後以爲記異。信斯言也。則所謂水旱凶災者。君當之歟。民當之歟。年雖大殺。何艱於君。而民則流殍。且相食矣。天誠有意誅罰無道。乃降水旱凶災之譴。而使無辜之百姓當之。亦非所以爲天矣。而況其理寔有非人所能測識者乎。春秋書祥異。不書事應。而後儒必

以事應符合之。蓋非惟無以得聖人大公至正之旨。而又徒以啟人君矯誣之心。彼其天馬作頌。寶鼎作歌。登泰山。禪梁甫。矯誣上天以自侈者。固皆瑞應之說。啟之也。故知說經貴足以取信。苟徒滋惑。則亦無貴於說經也。已矣。曰古之說經者。則何如。曰三傳左氏爲優。昔人已言之矣。下此者。其杜預乎。預頗識聖人尊周之意。言故近理。但於天子之事。未能明其說耳。曰伊川先生云。春秋只是一個權。何如。曰先生誤以天子之事。爲孔子之自爲天子也。故爲之說曰權。

然不知孔子只是尊周。其所以明王道。正大法。以禮樂征伐歸諸天子者。皆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非有所委曲遷就於其間也。何謂權。曰胡氏之傳大較何如。曰其志可尚。而於經旨則未得。彼其見金虜之凌宋也。君有父兄之讐。而不以報也。朝有罔君賣國之賊臣。而不以誅也。故激焉而爲是傳。其意蓋欲攘夷狄。誅奸佞。復讐雪耻。以興治道。豈不可尚。但於天子之事。其論甚左。且自出已意。曲求於一字之間。又多自相矛盾。仍復曲爲之說。則於經旨無當耳。曰諸說

一洗諸家之陋
千秋絕唱

之紛紛何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
說明則諸說可不辯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衆
論而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
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
仍復接迹於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
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
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永有懼焉斯予明之之意也。
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
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高新鄭

三傳短長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攷。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

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
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
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
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趙盾亾不越境返
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
其敘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荐食
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
所謂彼善如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
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爾。是故

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爲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宗左氏者。以爲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於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証矣。或以爲六

國時人或以爲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証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略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深辯之也。公羊論桓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

也。穀梁論世子蒯瞶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
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
受王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啟後世父子爭奪之
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
趙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
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
子結媵嬖。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
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

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
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
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
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仇。
爲人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
異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
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
此其爲害甚者。不由於敘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爲
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

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旣以略舉其一二而何休之謬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而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群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子之根葉

者。未必不斯言。啟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

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凡如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隳孳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攷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爲之說春秋紀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

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
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論語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瑯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三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

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何宴等上。

孝經

吳澄曰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邵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

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今較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較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僞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朱子

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疑說孝經引詩非經本文
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
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程答書
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
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密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
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又曰孝經獨篇
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
氏諸書之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曰夫子遺
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

諸書所載真僞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爲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較。魏晉已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証。又皆不合。決非

漢氏孔壁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當去。存其所當存。朱子意也。故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較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

三禮總辨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

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職掌之禮

禮記者乃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爲一書三禮並是鄭註北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孔穎達采取其說以爲正義

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疏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禮三千。禮器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者。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敘。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甚。惟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夫後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曲臺。天子射宮。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後蒼禮記數萬言。號曲臺雜記。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攷工記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秘府。五家之

傳莫得見焉。五家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石蒼大戴、小戴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于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缺。故名禮記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爲文。或親承聖旨。

或師儒相傳。謂之注者。不敢傳授。特註已意而已。皇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注。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其說非也。

周禮傳授

女子李氏

河間獻王

劉歆

列七略授二人

綏氏

杜子春

杜子春

年九十永平中人授二人

鄭衆

賈逵

馬融

年六十六作周禮傳

鄭康成

作周官註引杜子春鄭衆之學釋其意

賈公彥

作疏唐時人也

辨聲樂不傳

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敘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

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

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篇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旣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爾雅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輿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旣辨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禱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繆有所漏畧是以復綴

純邵

集異聞會粹舊說攷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
孫博關群言剟其瑕礫塞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
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
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孟子

夫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王化陵遲異端並作僣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辭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澤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膽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

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釋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輿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與書數之祕成童而授之經迫其大成也知類通達靡所不晰而小學始基之矣爾雅津涉九流標正名物講稊者莫不先之於是有訓故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譌舛日繁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說文興焉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孫炎沈約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保氏以數學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句股與九章並傳而鄉三物備焉於是有算數之學蓋古昔

六。執乘其虛明。肆之以適用。而精神心術之微。寓焉矣。古學久廢。世儒采拾經籍格言。作爲小學以補亡。夫昔人所嘆。謂數可陳。而義難知。今之所患。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得其數。則影嚮空疎。而所謂義者。可知已。顧世所顯行。不能略也。

六經字音辯

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使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素乎之聲。此齊人之語也。而載於國風之詩。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棄如之聲。此山西之語也。而見於大易之書。聲音之不同。雖聖賢有所不免。而况欲以一言而盡古今天下之言語乎。此六經音辨之所由作也。六經之言。有出於方言。古今不變者。贖刑之贖。音樹。贖有兩音。犯。諱。一音樹。北方之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贖謂樹罷。音擺。部。買切。吳之音也。

至今吳人爲罷爲擺瘍醫之初藥云祝

祝音

鄭康成謂

呪爲注齊言也。至今齊人謂呪爲注。尚書秦之官名

也。今謂之尚書。以尚爲常。秦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爲

常。此聲音之異。雖古今不變也。有古文無反而平仄

皆通用者。古文自小率多假借。音無反切。而平仄皆

通用。如卿雲之爲慶雲。咎繇之爲皐陶之類。字皆平

仄不同也。有古文不通。今多緣字以起義者。如公羊

說會爲最。暨爲旣。及猶汲汲之類。孟子謂仁者人也。

禮記謂禮者體也。義者宜也。如此類甚多。蓋上世之

書無文字可傳。但口授而已。或以竹簡寫之。家藏不
過幾本。此文所以不通於古也。有隨方訓釋。取舍不
同者。土音不同。而訓詁亦異。吳楚傷於輕淺。燕趙傷
於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是以熊
安生本朔人。則多用北音。孔穎達取皇熊之說爲禮
疏。陸德明本吳人。則多從吳音。鄭康成本齊人。則多
收齊音。若夫楚音以來爲黎。陸氏之音衛也。亦以來
爲黎。楚音以野爲汝。陸氏之音衛也。亦以野爲汝。則
非也。故鄭註經字有不安。有曰當作當爲之語。有曰

讀作讀如之語。而不敢輕改聖賢之字。揚雄作方言。曰秦晉之逝。齊之徂。魯之適。均爲往之義也。齊魯之允。宋衛之洵。荆吳淮泗之展。均爲信之義也。如此則六經之文字。雖不同音。各有異。而義歸於一。故曰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也。